

第一章 誰說無鬚是太監

許京華不怎麼喜歡京城洛陽，就像她不怎麼喜歡自己的名字一樣，雖然她才剛進京城一個時辰。

「我居然還真信了，什麼物華天寶，人傑地靈。」許京華翹著二郎腿坐在椅子上，衝著她爹許俊連連搖頭，「爹，您跟我說實話，您是不是根本不記得京城什麼樣？這八個字，您就是跟說書先生學的吧？」

許俊坐在她右邊正位，長了一張飽經風霜的臉，兩鬢也隱現銀絲，「想挨揍，妳就直說，我雖然骨頭架子都要顛散了，打妳一頓的力氣還是有的。」

許京華嘿嘿笑了兩聲，「那您說說，這京城同您記憶裡的一樣嗎？我聽您吹的，這京城都要鑲上金邊兒了，哪知道今日一看，又破又舊，莫說跟幽州比，就是咱們路上經過的信德府都比京城氣派些。」

「怎麼能比？二十多年戰亂，那些胡人還有各路亂軍都在爭奪京城，這裡不知打了多少場仗、死了多少人，又被一再搜刮，自是元氣大傷。」許俊一口氣反駁完，喉嚨裡發癢，不由得咳嗽了幾聲。

許京華忙給他倒了杯水遞過去，「我瞧爹也累得很，不如先去躺會兒歇歇，別坐著乾等。」

許俊端起杯子喝了半杯，剛要說話，就瞧見一路護送他們父女進京尋親的參軍白金生大步走了進來，忙站起身，等他說話。

「許大哥，郭公公一早進宮當值去了，我已想辦法傳話給他，估計最快下午就能有回音。你們父女倆這一路也辛苦了，不如先歇歇，有消息我再來找你們。」

許京華不解，「我們直接去見祖母不行嗎？為啥還得等這個郭公公？」

許俊训斥道：「哪有妳說話的分？叫妳等就等。」

「我不是看你著急嗎？」許京華不服氣。

白金生左瞧瞧，右瞧瞧，勸道：「許大哥，都到京城了，有些話也該告訴孩子了。」

許京華瞪大眼睛，「怎麼？爹還有事瞞著我？」

許俊沒理她，轉頭又咳嗽了幾聲，才對白金生說：「有勞白參軍，你這來回幾千里路奔波，離家時日也不短了吧？家裡人肯定惦記，我們父女倆就在這兒安心等著，你回家看看去吧。」

白金生雖是個武官，卻粗中有細，見許俊似乎不願當著自己的面多說，便道：「行，我先回家一趟，你們兩位需要什麼，只管跟外頭的婢女說。啊，對了，萬一郭公公提前回來，」他突然壓低聲音，「或是派了別的內侍來見，你們客氣些。」

「白參軍放心，我省得。」

白金生聽了許俊的話卻不放心，他回身瞄一眼外面的院子，又轉回頭往許俊跟前走了兩步，聲音更低，「你們沒見過內侍，他們和尋常男子不同，一般面白無鬚、嗓音尖細，又因為在貴人跟前伺候，模樣比常人秀氣，初次見的人免不了想盯著瞧，但這些人脾氣古怪，最厭煩旁人瞧他們。」

許京華不懂，「為啥？長得好看還不讓人看嗎？」

白金生搖頭，「他們身有殘缺，妳盯著他們看，他們會以為是別的意思。總之，

若有這樣的人來，你們客氣一點，別盯著看，答話時叫一聲『中貴人』就行了。」許俊答應下來，道過謝就讓女兒替自己送客。他早年傷了腿，走路跛腳，這一番上京趕路，傷腿大概是累著了，現在痛得厲害。

許京華把人送出院子後，小跑回來找她爹追問：「到底怎麼回事？」

「沒怎麼，我不是同妳說過，妳祖母原先在宮裡做乳母嗎？」許俊說完這句，打了個哈欠，「我還真困了，先去睡一會兒，妳不許亂跑，給我回房裡老實待著。」他一癱一拐往裡屋走，許京華過去攙扶，卻被推開，「我還沒老得走不動。」許京華翻了個白眼，看著老爹進去，小聲嘀咕，「做乳母也不用找個公公傳話吧？」難道她祖母一把年紀，還在宮裡做老嫗嫗伺候人？也有可能，畢竟一個出了宮的老嫗嫗應該支使不動白參軍這樣的人，還得是在皇帝老兒或是龍子龍孫身邊伺候的才有這個面子。

許京華自覺想通了，回去桌邊坐下，咕咚咕咚喝了一杯水，聽著裡屋已經響起鼾聲，就溜回隔壁房間，換上她自己帶的男裝。

一早到這個郭府以後，他們父女都被安排著洗了個痛痛快快的熱水澡，連頭髮都有婢女幫著細細洗乾淨，還給他們各找了一套簇新的綢緞衣裳換上。

只是許京華雖然才十四，卻長得高又瘦，穿上郭府婢女準備的衣裙，就跟旗杆上掛了面旗子似的，晃晃蕩蕩，還露著手腕腳踝，實在不合身。

不過這府裡似乎挺富貴，沒一會兒就又找了一套衣袖裙子都夠長的衣裳來，雖然難免有些寬大，但好歹能蔽體了。

許京華先頭以為就要見到自己從沒見過、在老爹小時候就失散的祖母，才忍著一直穿那套累贅礙事的衣裙，這會兒聽說最早也得下晌，那還等什麼，趕緊換掉！悄悄換完衣服，許京華又放輕腳步，偷溜到裡屋門口，瞄了一眼老爹，見他似乎睡熟了，就躡手躡腳的退到外面，小心掀開門簾，鑽了出去。

屋子外面有個小院，左右還有兩房，白金生說的婢女就在廂房裡候著。

許京華出來得無聲無息，婢女們並沒發現，她見院門開著，也不打招呼，溜出去直奔郭府側門，早上來時她就留意過，知道這小院挨著側門不遠。

果然出去向東沒走多遠就看見了側門，許京華大大方方走過去，跟門子說：「我出去一趟，過會兒就回。煩勞大哥開下門。」

守門的下人都有幾分機靈，他看許京華面生，不急著開門，先問：「小哥是哪個院裡的？我怎麼沒見過？」

「我今早才來的，同白參軍一起。」

門子明白過來，他早上就在這兒，知道白參軍一行送了一對父女來，不是尋常客人，便試探著問：「您是許姑娘？」

許京華不料他還知道自己姓什麼，只得承認，「是。我爹想吃炸餛飩，大哥知道哪兒有賣？」

「沒聽說有賣炸餛飩的，餛飩不都是煮的嗎？要不您同院裡姊姊們說一聲，叫她們往廚房傳個話，看能不能做。」

「不用麻煩廚房，我爹說他小時候常吃外面賣的炸餛飩，上京這一路都在念叨，

饑得不得了，我就想趁著這會兒無事出去找找，看有沒有賣。」

門子見她一片孝心，也不好攔著，只說：「姑娘初到，要不小的給妳找個人領路？這京裡大得很，可別走丟了。」

許京華擺擺手，「不會，我最會認路了，草原上都找得回家，放心吧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自己伸手拉開門門。

門子瞧她力氣不小，長得也沒個姑娘樣兒，要不是事先知道，只當她是個半大小子，光天化日的不至於被拐走，再說上頭也沒說不許客人出門，就幫她開了門，「您往東面走兩條街，有賣吃食的，可別走遠了，實在沒有賣就回來吧。」

「哎。」許京華一出門，腳底就生風，聽完前半句，人已經跑遠了，這聲答應可以說毫無誠意。

門子心裡有點沒底，一直倚門瞧著，確定這姑娘真往東邊去了，才關門回去。那邊許京華高高興興轉進一條大街，大街兩旁開滿商鋪，一眼望去，賣什麼的都有，街面平整寬闊，車馬行人往來不絕，她眼尖地瞧見好幾輛車上面罩著錦緞帷簾，一看就是富貴人家，不由得嘖嘖兩聲。

「這還有點京城的样子。」

她放慢腳步，一邊閒逛一邊問價，發覺京裡東西比他們幽州要便宜，就先花一文錢買了幾顆糖，扒開一顆丟進嘴裡，甜滋滋的，又繼續往前溜達。

這條街有兩家賣餛飩的，但就像那門子說的，都是煮的，沒有炸的。

後一家店主是個老漢，聽見許京華要買炸餛飩，抬起耷拉的眼皮瞅了瞅，奇道：「你這麼大的孩子，從哪聽說有賣炸餛飩的？」

「我爹說的，他小時候在京裡長大，說是父母常買給他吃。」許京華跟店主拉起家常，「後來逃難去了北邊就再也沒吃過了，這些年一直念著。」

老店主搖頭歎氣，「沒有咯，炸餛飩得耗許多油，至少賣十文一碗，現今誰捨得花十文錢買一碗餛飩？」

這倒也是，人家一碗肉餡餛飩也才兩文，十文錢，在懷戎都能買一斗粗糧了。

「你爹也得有三十好幾了吧？唉，現在的年景哪能同那時候比。」

許京華點頭附和，掂量著手裡最後幾文錢，剛想說那就來一碗薺菜肉餡餛飩，小店裡頭門簾一掀，鑽出來個尖嘴猴腮的青年。

青年趁店主不備，從他後面竄過來，往老店主腰間一摸就把錢袋扯走了。

老店主嚇了一跳，等看清是誰，便破口大罵，「你個殺千刀的畜生！偷老子錢，看老子不打死你！」

那青年扭身躲開，嘻皮笑臉道：「爹你別嚇著客人。」一面說一面伸手從錢袋裡抓了一把銅錢，才把錢袋丟回給老店主，「再說，這怎麼叫偷呢？您老賺錢不就是給我花的嗎？」

老店主氣得夠嗆，還要打他，青年仗著年輕，身手靈活，在店裡兜了兩圈，找到空隙就竄到街上跑了。

「這個小畜生！」老店主追出來，遙遙看著兒子消失的方向，跺腳大罵。

許京華瞧著有些不忍心，就上前問：「老丈，你沒事吧？那位……真是你兒子？」

老店主唉聲歎氣，「我倒真希望不是。」他說著，垂頭喪氣回去店裡，將爐火熄了，「孩子，你去別處買吧，這不孝子拿了錢，一定是去賭，我得把他抓回來。」

「賭？官府不是明令禁賭嗎？被抓住了要挨板子的。」

「挨板子倒好說，少不得還得拿錢打點。」

許京華看老店主年紀不小，幹活吃力，就幫著他關了店。

她年紀雖小，卻十分懂事，老店主見了更覺心酸，「你爹真是好命，有你這麼一個好兒子。唉，哪像我，老來得子，卻得了這麼個敗家子。」

「嘻，我也淘氣，我爹天天罵我，有時候急了還上手打，說是棍棒底下出孝子。」

老店主搖頭，「你沒瞧見嗎？我現在打都打不動了，他娘又死得早，我這把年紀，將來真不知靠誰去。」

許京華聽見這句，想起自己早逝的娘親，忍不住說：「要不，我陪您去找吧？您自己去，他八成不肯跟您回來，我可以嚇唬他，說去報官，您放心，就嚇唬嚇唬他。」

老店主覺得這主意不錯，他知道兒子慣常去哪兒賭，帶著許京華一路找過去，果然在長街後頭的一處陋巷裡看見了圍成一圈的閒漢，兒子就在裡頭。

「老丈，您先去叫他，我在這兒看著，他要不走，我就大喊一聲『官差來了』，怎麼樣？」許京華躲在拐角處，偷偷和老店主商量。

老店主點點頭，「你受累了，喊完記得跑，不然他們發覺是假的，回頭沒準要打你。」

許京華一笑，「老丈放心，我跑得快著呢！」

老店主又說：「改日帶你爹去我店裡，我給他炸餛飩吃，不要錢。」

許京華心裡一暖，重重點頭，「好，您去吧。」

老店主便直衝過去，拎住兒子的後領要拉他回家，許京華探頭看著，見那個不孝子果然不肯走，賭友們也都不是好人，幫著拉開老店主，還起鬨擠對老人家。

許京華看著老店主已經被推到周邊，不再遲疑，退回拐角，大吼一聲，「官差來啦！」然後故意重重落腳，砰砰地跑出了窄巷。

聚賭的閒漢最怕官差，聽見這一聲喊，已經慌了，再有奔跑聲傳來，頓時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四散奔逃。

許京華聽見動靜，一邊跑，一邊回頭看，不料前面巷口有人進來，見她奔跑，竟作勢要攔。等她回頭看時，兩人已相距十分之近，眼看便要撞上，她想起老店主說的，怕這是賭徒同夥，情急中一貓腰，竟從那人手臂底下鑽了過去。

哪知這人後面還有人，許京華腰都沒能直起來，就撞進後面人的懷裡。

「許姑娘，可找著妳了！」

「哎喲，當心！」

「快扶住！」

幾聲驚呼同時響起，許京華把自己撞得暈頭轉向，沒聽清楚。

被她撞的人也不輕鬆，悶哼一聲，踉蹌著後退兩步才站定，咬牙切齒問：「你確定沒認錯人？」

許京華也踉蹌了下，但她手腳靈活並沒摔著，聽見這句問，怕惹麻煩，搶著答話，「認錯了、認錯了……」

身後卻有人同時答道：「真沒認錯，就是許姑娘。」

這人聲音聽著耳熟，許京華回頭一看，竟是郭府門子，「是大哥你啊！怎麼找這兒來了？」

問完又轉回頭看自己撞了的人，哇，好一個俊俏的小白臉。

那人比她高了半頭，看年紀應在十六七歲，除了特別白之外，樣貌也特別俊美，唇上無鬚，穿的戴的一看就很富貴，許京華想起早前白金生教的，不等介紹便衝著那少年人拱拱手，說：「對不住，不知中貴人來到，衝撞了您……」

她話沒說完，那小白臉身後的隨從就齊齊倒抽口氣，臉上現出難以置信之色。

小白臉本人更是直接把臉僵成一塊白板。

「許姑娘，這是大殿下……」郭府門子微顫的介紹著。

「殿下」這個稱呼，在來京的路上，白金生給許京華父女講過，簡單來說，皇帝老兒的兄弟和兒子都可以稱「殿下」。

她那時傻乎乎的，還問：「那皇上的爹呢？叫什麼？」

被她爹照著腦門彈了一記，「我怎麼生了妳這麼個蠢蛋！皇上的爹當然也是皇上。」

想起這個，許京華額頭就有點隱隱作痛。

她伸手摸摸額頭，偷瞄一眼小白臉……呃不對，是大殿下，這麼年輕，應該是皇帝老兒的兒子，現在跪下磕頭不知道來不來得及？

誰知小白臉——不對……算了算了，心裡叫他小白臉，他又不知道，許京華看著那位大殿下突然微笑，莫名有點兒膽顫心驚，不由自主的往後退了兩步。

但他不說話，也沒人敢出聲，於是大皇子劉琰只得平平心氣，微笑道：「許姑娘，我們是來接你們進宮認親的。今尊不知道妳出門，急得不得了，咱們快些回去與他匯合吧。」

「進、進宮？」許京華覺得好像哪裡不對勁，怎麼不是祖母出宮來見他們父女，而是他們進宮？這陣仗是不是太大了？

不過她眼下沒空琢磨，因為劉琰的後半句說的是她爹找不到她著急，完蛋！這下回去不得挨揍？

「對，我和……」

劉琰剛要解釋，許京華突然遇到失火一樣，扭頭就跑，「那個，多謝大殿下，我先走一步。」

她說跑就跑，留下劉琰一臉莫名其妙，「她跑什麼？」

隨行衛士更不明白，一起看向郭府門子。

郭府門子腿還在抖，見大夥都看著自己，就哆哆嗦嗦說：「大、大概是先、先回去了。」

看她跑走的方向，確實是郭府所在，劉琰回頭看一眼隨從，「還愣著，快追啊！」隨從們如夢初醒，有先去追的，也有趕緊牽馬來請殿下上馬的。

許京華早把那什麼殿下忘在腦後，她正一邊狂奔，一邊琢磨怎麼能逃了這頓打，偷溜出來這事兒是怎麼都躲不過去的，但是她也想不到宮裡那麼快就來人啊！爹肯定還瞞了她什麼事……對，一會兒見到爹就先下手為強，質問他到底怎麼回事，為啥大殿下親自跑出來找她？祖母這個老嫗嫗的面子也實在太大了吧？但是想歸想，萬一見了面，爹根本不理她的問題，伸手就打，她也沒轍，所以在跑到郭府側門，一眼看見白金生時，許京華彷彿看到了救星。

「白大叔，您可得救救我，一會兒我爹要打我，您千萬要攔一攔！」

白金生看見她，鬆了口氣，「妳可回來了。沒事兒，別怕，回來了就好，許大哥不會打妳的。」他說著往許京華身後看了看，「妳沒遇見大殿下嗎？」

許京華更心虛了，她看門口人多，拉著白金生往裡面走了幾步，才小聲說：「遇見了，但是我記著您說的，看他面白無鬚就……」

兩人大眼瞪小眼，白金生不敢相信：「妳……叫出口了？都沒人幫妳引見嗎？」

「呃，我那時有點事，正跑著呢，他們迎面過來，我也不知道是誰，撞上了……」

許京華簡單把經過說了，又小聲問：「這大殿下，是皇子嗎？」

白金生點了點頭，面色沉重，「是大皇子，陛下的嫡長子。」

也就是將來最有可能當皇帝的人，許京華狠下心道：「那還是讓我爹打我一頓吧，給皇子殿下出出氣。」

「說什麼呢？」白金生失笑，「大殿下向來寬仁賢明，不會將這點小事放在心上的。」

許京華是個鄉野間長大的小丫頭，不識得貴人，一時叫錯，不會有人同她計較。他方才臉色不好，一是因為自己擅離職守，沒把人送進宮就回家了，才有許京華溜出去這事兒；第二，中貴人這樣的稱呼，顯然只可能是他們這些護送許京華父女的人教的，萬一大殿下不悅，回頭自己辛辛苦苦走這一趟，不但沒功，可能還有過。

當然，這也只是白金生自己的一點顧慮，同許京華沒關係，這姑娘實誠得可愛，白金生就說：「走吧，我送妳進去，妳只管放心，齊王殿下也在，許大哥不會打妳的。」

「齊王殿下又是誰？」許京華現在真怕這些什麼殿下，「白大叔，我正想問呢，怎麼我爹找娘，來了這麼些貴人？」

白金生驚訝，「許大哥還是沒告訴妳？」

「他就說了一句，我祖母原先在宮裡做乳母，別的不肯說。」

白金生陪著她往裡走，因有親王駕到，側門到小院的路上都沒什麼人，他想著別再鬧什麼笑話，就和許京華直說了。

「如今雖然還沒認，但若無差錯，妳親祖母應當就是當今太后，也就是當今聖上的乳母、齊王殿下的親生母親。」

許京華嚇得差點平地摔跤，「不不不，白大叔，您慢慢說，我有點兒沒聽懂。」

白金生笑了笑，「我想許大哥就是怕嚇著妳才沒告訴妳。太和年間，四王圍了京城，當時在東宮做乳母的太后趁亂將陛下帶出宮藏了起來，後來又一路護送陛下

去建康，投奔先帝，立下大功。再後來，陛下被立為太子，先帝不放心別人，就封太后為妃，繼續撫育陛下。」

也就是說，那個先帝臭不要臉，打著撫育兒子的旗號，強娶了別人的妻子！許京華有點氣憤，「那是什麼時候的事？」

白金生猜到她在想什麼，說：「那時距太和之亂都好幾年了。我同妳父親聊過，他說妳祖父一到幽州就不行了，那時他才七歲。」

這麼一算，確實是祖父先死、祖母後改嫁的，但是……許京華還有疑問，小院卻已近在眼前。

之前沒人值守的院門口，此時站著兩個青衣童子，看起來不過十一二歲。

白金生見了他們卻十分客氣，「許姑娘回來了，勞煩通稟一聲。」

兩名童子聽了，一個轉身快步進去，另一個打量一眼許京華，說：「許姑娘快進去吧，都等急了。」又同白金生一樣，往她身後瞧，「大殿下沒回來嗎？」

「呃……也快了，我怕我爹著急，先跑回來了。」

許京華跟著童子進院，發現院子裡多了好些人，卻都安安靜靜地站著，一聲不出，便也不自覺壓低聲音。

先進去的童子很快從堂屋出來，打起簾子候著許京華，她不慣讓人伺候，忙一路小跑進了門。

屋裡面對面坐著兩人，一個是許京華她爹許俊，另一個年輕英俊，通身透著貴氣，應當就是齊王殿下了。

「妳這個死丫頭，還知道回來！」許俊劈頭罵了一句，卻沒有起身動手的意思，「過來，跪下。」

許京華老老實實過去，在桌邊跪下。

「這是齊王殿下。」許俊介紹。

許京華就要拜下去，齊王卻先一步起身扶住了她，「快起來，哪用得著行這麼大禮？是叫京華嗎？」

「是。」

許京華大著膽子往齊王臉上瞧了瞧，見他十分年輕，同那小白臉一樣白，眉目也好看得緊，一時頗有好感。

齊王也正在打量她，「哎，郭楮，妳看這孩子長得像誰？」

「殿下瞧不出來嗎？」齊王身後角落有人出聲。

許京華這才發覺那兒有人站著。

齊王道：「我就是覺得眼熟，又沒瞧出來，才問你。」

郭楮上前兩步，笑道：「像您啊，您十四五歲的時候，跟許姑娘現在足有七八分像。」

齊王一怔。

許京華看看郭楮，又看看齊王，驚喜道：「這麼說，我還有得救，還能往好看長了？」

郭楮是個圓團臉的中年人，看起來和和氣氣的，也很捧場，聽完許京華的話就笑

出聲，「姑娘這機靈勁兒也像咱們殿下。」

「行了行了，快別哄我了。京華去換身衣裳，恐怕母后已經等急了。」

許俊扶桌站著，顯得有點兒尷尬，「殿下見笑了，這孩子淘氣，從小就愛穿男裝……」

話沒說完，外面來人稟報，說大皇子回來了。

許京華一驚，扭頭鑽進裡屋，想藉著換衣服，暫且躲一躲。

衣服是現成的，好換，頭髮就比較麻煩，她之前習慣了巾帕包頭，只梳一個髻，別的不會梳，幸好郭家周到，很快就遣了婢女進來幫忙。

婢女解開她的頭髮，分兩綹，梳成丫髻，然後從鏡中打量，試探著問：「姑娘要不要擦點兒粉？」

許京華起先沒注意，聽她這麼一說，才發覺與婢女相比，自己臉色就像放在白麵粉旁邊的小麥粒，一看就是外面瘋慣了曬的。

「呃，算了，不用了，別讓貴人等著。」許京華轉過身，換上女鞋就向外走。

第二章 父親封侯

許京華有意放輕腳步，待走到門邊，聽見齊王正在說話——

「郭楮說京華像我小時候，你覺得呢？」

「五叔，您小時候，我幾歲？」

是那大殿下的聲音，許京華聽這話有意思，正在偷笑，哪知他接著就說——

「再說，我也沒看清許姑娘的樣子，她……」

許京華唯恐他說出自己幹的蠢事，忙掀簾子走了進去，「我換好了。」

眾人注意力都被她吸引，話頭自然停了。

齊王站起身說：「那就走吧。郭楮，車備好了嗎？」

「備好了，已經停在院門外。」

許俊腿腳不利索，郭楮乾脆就讓人把車趕到了小院外面。

許京華溜到老爹身邊，伸手扶著他，他難得的沒有推開。

上車以後，許京華就問：「怎麼？腿又疼得厲害？」

許俊搖搖頭。

許京華不信，「我還不知道您？要不是疼得厲害，您才不讓我扶呢！」

許俊揚手作勢要打她，她往車門邊一閃，笑嘻嘻說：「行，還有力氣打我，看來沒事兒。」說完她掀起簾帷往外面看，「出郭府了。」

「妳消停些，回來好好坐著，別給我丟人。」

許京華心想，爹您可說晚了，我已經丟過人了。不過這會兒反正那兩位殿下不在，她就當沒這回事，坐回老爹身邊，問起祖母。

「爹，如果宮裡那太后不是我祖母，咱們不會被抓去殺頭吧？」

「閉嘴！」

「爹挺能憋的，竟然一直不告訴我。」

「告訴妳？不就跟告訴整個懷戎縣一樣？萬一最後弄錯，我就是整個懷戎的笑柄！」

「嘖，還笑柄，您這些日子學會的詞兒不少，不過爹真不擔心認錯嗎？」

許俊怎麼不擔心？他見了齊王和大皇子之後，本來就懸了一截的心，現在幾乎快飛到喉嚨口，但上車之後，這孩子瞎打岔，已經把他那份擔心岔得七零八落了。

「擔心是擔心，總覺得不是真的，但偏又樣樣都對得上。妳祖父臨死前特意跟我說過，妳祖母姓秦，是在宮裡做乳母，太后也姓秦，原先就是皇上的乳母，還有個失散的兒子。」

眼看著要進宮了，許俊不再瞞著女兒，細細同她說：「白參軍就是他們派去幽州的，找的是姓許的父子倆，父親叫許升，就是妳祖父的名字；兒子叫許俊，說這名字還是太后自個兒取的，因為孩子生下來就長得俊。」

後面這句耳熟，許京華驚道：「這不是爹喝多了吹牛常說的話嗎？難不成還是真的？」

許俊斜睨她一眼，剛要教訓她幾句，這小丫頭就忽然高興起來。

「這麼說，我沒準還真能變好看呢！」

「……」這孩子到底隨誰？

「那如果沒認錯，齊王就是我叔父了吧？我和他真長得像嗎？」

「人家說句客氣話，妳還當真。齊王那是天潢貴冑、龍子龍孫，妳哪裡能比？」許俊在路上就聽白金生說過，太后還生了一個小兒子，今年才二十歲，但聽說歸聽說，他也沒見過真正大富大貴的人，想像裡就是個年輕後生罷了。

今日一見，那哪是什麼年輕後生？那就是個玉雕而成的貴公子，坐在對面，許俊連大氣都不敢喘一聲，總覺得自己這老樹皮一樣的人，杵在人家面前都是冒犯，何況其他。

「不能比是不能比，但總是一母所生嘛。」許京華豁達得很，「我瞧齊王的樣子，太后大約也沒怎麼老，肯定不是我們平常見的那些老婦人的樣子，爹一會兒別嚇著了。」

許俊沒理她，卻沒想到事情真叫她說中了。

太后不但不老，還很美，瞧著可敬可親，很像廟裡供奉的白衣觀音。

但畢竟只是像而已，就算貴為太后，也無法如菩薩一樣，超脫於凡人的悲歡。

太后見到許俊、許京華父女，先是不敢認，許俊雖然才三十四歲，但幼年經歷坎坷、遭逢戰亂，斷了一條腿，後來辛苦勞作、養家糊口，半生艱難困苦都寫在臉上身上，整個人瞧著像有四五十歲，比太后還顯老。

她不敢認，許俊就更不敢認了。離開生母身邊時他才六歲，雖然對母親始終有個模糊印象，卻無論如何難以同眼前這位氣度高貴的太后聯想在一塊。

兩人面面相覷，都帶著遲疑。

齊王先笑道：「母后，讓許大哥先坐下再慢慢說話。」

太后回過神，點點頭，「哎，坐，坐。」

許俊進得太后宮中，又跪又站的，腿已經有點兒撐不住，全靠許京華在旁扶著，這會兒便沒推辭，老老實實的坐下。

太后瞧見他行動吃力，很是關切，「不是說只有點跛嗎？怎麼瞧著……」

許俊囁嚅兩聲，連站在他旁邊的許京華都沒聽清楚，更不用說別人。許京華便替他說：「路上累的，他這傷腿本來一變天就會疼。」

「皇祖母，要不要安排個太醫候著？」劉琰問。

太后點點頭，又說：「琰兒跟著忙活半日也累了，回去歇著吧。」

劉琰笑著告退。

太后目光落到許京華身上，怔了怔，遲疑道：「這孩子……」

齊王笑道：「郭楮說像我，您瞧著像嗎？」

太后回頭看看小兒子，臉上終於有了點笑意，卻沒說像不像。認親不是小事，有些關鍵總得當面確認了才行。

「你還記得你娘嗎？」太后自己問許俊。

許俊看了太后一眼，又垂下頭，「記得一點兒。」

「說說，我聽聽。」

「我的名兒是她取的，我爹說，我剛生下來就挺俊的，我娘當時還說，這要是個姑娘，長大得多好看……」說到這兒，他忽然哽咽起來，後面的話也說不下去了。這段許京華常聽老爹說，見太后似乎沒明白，忙道：「這些都是我祖父臨終時講的。」

太后眼圈瞬間就紅了，許俊卻已緩過來，接著說：「他最後還說，要不是我娘讓我們父子先走，我們早就死在京城亂兵之中。」

這些話當然不會通過白金生等人傳遞，皇以太后聽了便是一震。

「他那時以為，皇……皇宮都被胡人占了，恐怕我娘也凶多吉少，只叫我一定要記得，將來我長大了，若天下太平，一定要回來尋訪我娘的下落。」是生是死，總要有個音訊。

「還記得別的嗎？」太后輕聲問。

許俊六歲就和父親離開京城，去幽州投親，幼時的事都忘得差不多了，但六歲以前是他這半生中過得最好的時光，總還是有些難忘的片段。

「我記得小時候娘常常不在家，爹也要做工，白天就把我託給鄰居張大娘，張大娘家裡有兩個比我大的哥哥，我整天跟著他們在巷子裡玩。有時候娘正好回家，就會遠遠叫我一聲，我跑過去迎她，她手裡總有好吃的，有時是糖糕，有時是芝麻酥或幾顆甜葡萄……」

「還有蜜餞果子、巷口的羊肉燒餅、前街的炸餛飩……」太后流著淚站起身，「我的兒啊，我可找到你了！」

許俊還陷在回憶裡，回不過神，太后已大步走過來，抱住他失聲痛哭。

許京華站在旁邊，手足無措。上一刻她還在偷偷笑話老爹，記得的都是些吃的，卻沒想到太后給接起來，還直接相認了。

所以，老爹這就……找到親娘了？

念頭剛轉過，許俊已回神，帶著哭腔問了一聲，「娘，真是您嗎？」

「是是是，是娘。」太后哭著連連點頭，「我的俊兒……」

許俊扶著太后，從椅子上直接滑下去跪倒，又叫了一聲，「娘！」就用頭抵著太

后的腿痛哭起來。

許京華從沒見過老爹這樣哭，一時也鼻子發酸，流出淚來，但她還記著老爹腿疼，忙上前勸道：「太后娘娘，爹，大哭傷身，母子團聚是喜事……」

這時齊王也走到太后身邊，跟著勸說：「京華說得對，母后快別哭了，大哥上京這一路本就辛苦，當心哭壞了身子。」

太后想起許俊的腿不好，忙要扶他起來，許俊卻不肯，還拉著許京華也跪下，重新給太后又磕了頭，讓她叫祖母。

許京華乖乖說道：「京華給祖母磕頭。」

太后十分喜悅，讓齊王扶起許俊，自己拉著許京華的手讓她起來，含淚道：「好孩子，都長這麼大了……」

又回頭看許俊，一別二十八年，當年的稚童不但有了孩子，還兩鬢微霜，有了老態，她眼淚瞬間又掉下，心裡卻明白傷感無益，便一手拉著兒子，一手拉著孫女，回去榻邊坐下。

「來，俊兒，好好同我說說，當年你們北上都遇上了什麼事？怎麼你爹那麼早就去了？你怎麼後來又去了懷戎縣？我聽說那兒已經到草原了。」

許京華坐在太后身邊，發覺旁邊侍立的宮女們眼睛都紅了，臉上也有淚痕，顯然剛才都跟著哭了，一時有些訝異，又瞧見齊王和郭楮說了什麼，不一會兒就有人送了兩盞熱茶來。

「母后，讓大哥和侄女喝口茶吧，又說話又流淚的，肯定口乾。」齊王笑道。他故意逗趣，太后自然聽得出來，就斜他一眼，和許俊說：「這是你小兄弟，叫劉毅，今年二十，封為齊王。」

於是許俊和齊王重新見兄弟之禮，許俊很是拘謹，不太敢受齊王的禮。

太后卻說：「安心受著，兄長就是兄長。」

齊王也笑道：「大哥可能不知道我，但我從小就知道還有個大哥，娘總念著你，想找你回來，所以同我說了許多你的事。來，先喝口水，找到了就好，別後諸事慢慢說，不急。」

許京華父女各自喝了一杯水，太后趁著這會兒擦了臉上淚痕，回來攬著許京華，聽許俊講述他們父子的遭遇。

「我們一路北上，開頭還太平無事，到半路，我也不記得那是什麼地方，突然抽壯丁，我們投宿在農戶家裡，爹和那家的男人都被抓了去，我嚇得不行，只知道哭。那家人倒好心，也沒趕我走，過了一兩天，我爹和那家男人一起逃了回來。」許俊想起那時的情景，神色有些沉重，「說是來了亂軍，縣令逃了，沒人再管他們，他們就趁亂跑回來，帶我們逃難。那時大家都往幽州去，亂得不得了，常常連著兩三天都在餓肚子，有時路上為了點吃的都要打架，我爹就是那時候被人打傷的。」

逃難路上，哪有地方看傷？許俊的爹就這麼一路硬撐著，帶兒子趕到幽州潞縣親戚家。

「我們一路逃難，身上帶的盤纏早用盡了，伯父倒也幫著請了大夫給爹看病，但

大夫說耽擱太久，治不好了。」許俊聲音低啞，「沒兩個月就去了。」

太后唏噓半晌，又問：「埋在哪了？」

「就伯父他們村，東山邊上吧。」許俊說完，又搖搖頭，「找不到了，當年埋的時候買不起棺材……那年歲死人太多，棺材都漲價，最後只有草蓆一卷。」

見太后落下淚，齊王瞧著許俊神色木然，倒沒有那麼難過，忙岔開話問：「那大哥怎麼後來又去了懷戎？」

「我在伯父家待了幾年，剛長大，能做些活時，老段使君死了，幽州亂起來，羯人來攻打，我雖然還小，也被抽了丁，上了戰場。」

太后一驚，「你還上過戰場？」

許俊點點頭，伸手摸摸傷腿，「這條腿就是被馬踩斷的，不過我走運，撿回一條命，跟著段家一支部族去了懷戎。」

太后撐不住，眼淚成串滾下，許俊瞧見，也眼眶含淚。

許京華挨著太后坐著，忙勸，「祖母別哭，過去的事了，現在這不苦盡甘來了嗎？」又伸手拿袖子給太后擦眼淚。

「這孩子真懂事。」太后側著臉讓許京華幫自己擦淚，同時細細瞧她，「更像妳爹吧？確實也有些像毅兒小時候。」

許京華怕他們再哭，故意裝作很驚喜的樣子，「真的嗎？我爹一直嫌我醜，說我不像他，從小就好看。」

太后回頭看一眼長子，嗔道：「有這麼說自家姑娘的嗎？」

許俊滿是皺紋的臉上也有了幾分笑意，卻只笑不答話。

「不過您這麼一說，我就放心了，我現在大約就是沒長開，等我像齊王殿下那麼大的時候，一定就好看了。」

齊王笑道：「不用那麼久，一年半載的，養養就好了。」又說：「怎麼還叫齊王殿下？不嫌囉嗦嗎？叫叔父。」

許京華笑嘻嘻地道：「叔父。」

太后見她性情活潑，毫不認生怯懦，心中喜歡，轉頭問兒子，「京華她娘？」

「過世了。」許俊低聲道，「姓孫，也是京城人，逃難去幽州的。京華這個名兒是我們倆合計著取的，不忘故土。」

許京華從旁插嘴，「其實白大叔不找到我們，我們也要進京，我爹答應過我娘，等京城收復、天下安定了就送她回來，落葉歸根。」

許俊又落淚，卻低聲斥道：「沒規矩，誰叫妳插嘴了？」

太后也聽得傷感，伸手攬住許京華，歎道：「二十多年戰亂，多少人家妻離子散……」

齊王聽著話音不對，再這麼聊下去，不又得抱頭痛哭了？

齊王剛想找話題岔開，外面來人稟報：「太后娘娘，陛下來了。」

太好了，救星終於來了！

雖然過去二十多年戰亂裡，皇帝就像是韭菜一樣，出一茬割一茬，割完一茬又出一茬，很多人已經不把皇帝當回事，更不相信什麼真龍天子。比如許京華，暗地

裡總是大逆不道地管皇帝叫皇帝老兒。

但在許俊這一輩百姓心中，仍然相信劉家天子就是真龍，他們始終只認已退到淮水以南的劉家朝廷為正統，並盼著朝廷能北上收復河山、平定天下，讓大家重新過上安穩日子。

劉家皇帝也沒有讓他們失望，如今河山已復，天下復歸一統，許俊對天子的崇敬甚至高於廟裡的神佛，所以一聽說皇上來了，整個人就激動得發抖，幾乎站不住。許京華忙過去扶著老爹，跟在齊王身後到殿門口迎接聖上。

她雖然沒見過什麼貴人，但從小聽過不少故事，故事裡的皇帝無論去哪，總是隨從一大堆，還得「山呼萬歲」，哪想到真正的皇帝帶了兩三個人就隨隨便便的進來了，那兩三個人裡，還有一個是剛才出去的大殿下。

白大叔說過，不可隨便直視皇上，那叫冒犯龍顏，所以許京華沒敢往皇上臉上看，只瞥了一眼，瞧見皇上穿著赭黃龍袍，就扶老爹一起跪下。

「快起來，免禮。小五幫著扶一把。」皇上聲音寬厚，聽起來似乎還帶著笑意，「聽說母后這裡有喜事，我趕著來給母后道喜。」因為久經戰亂，皇上格外重視家人相處，因此在家人面前往往自稱「我」而非「朕」，其他人亦是如此，皆使用親近稱呼。

他一面說一面往殿內走，劉琰卻沒跟上去，而是走到許京華父女身邊，對齊王說：「五叔，我來吧。」

齊王一笑，鬆開手，真的讓劉琰來攙扶許俊，自己先往裡走了。

「疼得很嗎？太醫我已經叫來了，要不先讓太醫看看腿？」劉琰壓低聲音問許俊。許俊被他扶著，戰戰兢兢、哆哆嗦嗦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許京華就小聲回答，「多謝大殿下，不過，皇上在呢……」

裡面太后已經在回皇上話，「是有喜事，但皇上道喜，怎麼空著手就來了？」

齊王道：「就是說呢，皇兄的賀禮呢？」

皇上笑道：「放心，帶著呢。」說著，他已坐到太后身側，看向被劉琰和許京華扶著往前挪的許俊，「怎麼？腿痛得厲害嗎？」

「不不不……不……厲害……」許俊嚇得腳下一停，結巴道。

太后剛尋回失散多年的兒子，瞧著心疼，又心知他見了皇帝必然膽怯慌張，忙說：「就在那兒安個座兒吧，別折騰了。」

立刻有內侍搬了把椅子過去，請許俊坐，這次他卻不敢坐實，只搭了個邊兒。

許京華照例站在老爹身邊，劉琰則去了皇上身側，也是站著。

「怪我，來得急了，琰兒說已傳了太醫來，要不，先讓太醫看看？」皇上問太后。許京華見皇上沒往這兒看，就偷偷瞄了一眼皇上側臉，正好他身後就是大殿下，父子倆一坐一站，側臉瞧著，相似度有七八分，看來皇上也是個美男子了。

太后也擔心許俊的腿，但總不能這時就當著皇上的面叫太醫進來診斷，若是換個地方，許俊又行動困難，她怕一挪動，他腿更疼。

許京華這時正好順著皇上視線看向太后，她也不知怎麼，只看一眼就明白太后的憂慮，「倒也沒有那麼急，我爹這是舊傷，太醫看了，大約也只是扎幾針、貼個

膏藥罷了。」

她突然插嘴，不光嚇得許俊倒吸一口氣，劉琰也轉過頭來，看著許京華露出驚訝之色，這神態和方才他問許俊要不要立即看太醫、許京華答完話之後，他面上一閃而過的情緒一模一樣，都是那——咦？這小傻子居然也有機靈的時候？

許京華對這種反應很熟悉，因為她以前養了一隻特別笨的牧羊犬，偶爾那傻狗聽懂人話、做對了事情，她也會有這種反應。

看來，這大殿下不是什麼好鳥，許京華暗自判斷。

許俊不知道自己女兒膽子大到已經開始腹誹大皇子，他想斥責她多嘴又不敢，只能哆哆嗦嗦的看向皇上那，生怕皇上怪罪。

皇上循聲回頭看見許京華，不但不怒，還笑問道：「這是許大哥的孩子嗎？」

許俊聽了這聲稱呼，嚇得腿一軟，差點滑到地上，許京華見狀忙一把攙回來，讓他靠著椅背，結結實實坐穩。

「是許俊的女兒，但皇上可不能這麼叫。」太后道。

「為何不能？您的親生兒子本就是我的兄弟，您不是問我賀禮嗎？我早想好了，要是此番真的找到許大哥，就封他做郡王——」

「不成！」太后打斷皇上的話，「他一個布衣百姓，身無尺寸之功，怎麼能封王。」

「但您給朝廷立過大功，推恩子嗣，並不為過。」

「我再有功勞，都已破格做了太后了……」

「您哪裡破格了？您把我從小養大，後來又服侍先帝多年，生了小五，我奉您為太后，難道不是最理所應當的嗎？」

這兩個天底下最尊貴的人，你來我往，語速飛快，都沒讓對方把話說完，別人就更插不上嘴了。

許俊也因此省了那一哆嗦，封王？那不得折他的壽？他這樣的賤命可擔不起那麼大的福氣，能重新見到親娘，把女兒的前途託付出去，他就心滿意足了。

卻聽太后回道：「皇上的心意我都知道，但實在不必如此。如今天下初定，多少在戰場上流過血汗的功臣良將都沒能封王，真封了許俊，必令大臣心寒。且先帝不止一次說過，今後萬不可再開濫封王爵之例，我不能讓這例在我這兒破了。」

皇上沉默一瞬，讓步道：「好，那就封個巨鹿公，無實封，總成了吧？」

無實封的公爵只有俸祿，但是列正二品，太后仍然覺得太高，「給個輕車都尉已足夠。」若無官無品，到底不好常進出宮城。

輕車都尉只有正四品，皇上不太滿意，「這麼輕的禮，朕可送不出手，至少也得封侯。就封……保定侯怎麼樣？母后點頭，朕就打發人去擬旨。」

他都把「朕」說出口了，太后不好再阻攔，只強調，「無實封，也罷。」

齊王本來已經坐下，聽到這裡，起身向皇上拜了拜，「兄長行動不便，我這裡替他謝皇上隆恩。」

「你謝的也太敷衍。」皇上搖搖頭，側過身向許京華招手，「侄女叫什麼？來，我有好東西給妳。」

許京華覺得這皇帝跟普通人好像也沒什麼差別，並不可怕，聽他和太后說話的語

氣也很親近，就大大方方走過去，在皇上面前跪下，磕了個頭，說：「許京華拜見皇上，謝皇上封賞我父親。」

「京華，這名字取得好，快起來。」

許京華一站起來，皇上就感歎，「京華長得真高，多大了？」

「十四歲。」

「才十四就這麼高。」皇上笑著看一眼對面的齊王，「我記得小五十四歲的時候也就到我肩膀，被我叫了很久的『小矮子』。」

齊王：「……」

太后笑起來，「他是長得晚。」

「就是，我長得晚，現在不矮就成了。」齊王說到這兒，突然靈機一動，「皇兄還笑我，你家琰兒也長得晚，兩年前，他肯定沒有現在的京華高。」

無辜中箭的大皇子劉琰：「……」

片刻功夫，許京華肚子裡簡直要笑開花，只是不敢當著皇上面前大笑。

皇上就不一樣了，他回頭看一眼自己兒子，便哈哈大笑，「好像真的是，哈哈，琰兒這一年多長高不少。」

劉琰：「……」

幸好還有太后主持公道，「你們兄弟倆鬥嘴，怎麼還捎帶孩子？一點長輩樣子都沒有。」

皇上笑道：「母后教訓的是，扯遠了，我給京華帶了份見面禮。」

他說著一抬手，邊上侍立的內侍便捧著一個漆盤上前，跪在皇上身側，將漆盤舉高。

許京華見漆盤裡鋪著絹帛，絹帛上有一個金項圈，上面還掛著金鎖護身符什麼的，心裡有點奇怪，這些東西不是給幼兒的嗎？在懷戒的時候，她見過鄰家生了兒子，有長輩給銀鎖或護身符，說是保佑孩子平安長大，可她都長大了呀！

「這……這不是……」太后忽然出聲，許京華轉頭看她，見她滿臉驚訝，還有點不贊同之色，「這是章德皇后留給皇上的，怎麼能給她？」

皇上伸手拿起金項圈，輕輕摩挲上面綴著的金鎖和護身符，微笑道：「不錯，這是我親生母親唯一留給我的東西。當年她決定讓母后帶我出宮，把這金鎖和護身符裝進荷包，掛在我身上，說是高僧祝禱過的，可以保我一世平安。」

他說著，抬頭看向許京華，「後來母后帶著我，一路從北到南，經歷無數艱險，我們都平安渡過，想來這護身符是真的有些效力。京華，今日我把這個送給妳，望妳一世平安康樂、多福多壽。」

皇上說這話的時候神色很平常，太后卻側過頭抹了抹眼淚。

許京華聽完來歷，知道這東西意義非同尋常，哪裡敢要，忙推辭說：「這麼貴重的東西，京華不敢要。」

「東西雖然貴重，但更貴重的，是情。」皇上側頭看向太后，「而且我如今已是天子，用不著這些，妳年紀還小，戴上這個，既得佛祖保佑，又能一沾天子氣運，想來無論什麼邪祟宵小，必都不敢近妳的身。」

這話說得十分誠懇，許京華能聽出皇上是真心誠意，她沒法再推辭，就回頭看太后。

太后已擦乾眼淚，見她看過來，終於點了點頭。

許京華便重新跪下，讓皇上給她戴上項圈，又磕頭道謝。

皇上伸手扶了她起來，笑道：「好了，都是一家人，以後不用如此多禮。」又比比身後大皇子，「這是我的長子，叫劉琰，比你大兩歲，你就當是自家哥哥一樣，不用怕麻煩，有什麼事都可以找他。」

許京華被扶起來時，正好面對劉琰，清楚看到他皺著眉若有所思，不料皇上手一比過去，介紹到他，他立刻如換了張臉一樣，笑得溫柔又和善。

還是……不了吧？許京華寒毛豎起，心裡嘀咕。

偏偏那位大殿下為了表示親近，還叫她，「京華妹妹，我就住在東偏殿，有事千萬不要同我客氣，直接去找我，或者打發人來說一聲都成。」

許京華雞皮疙瘩掉一地，特想揪著劉琰衣領大喝一聲，誰是你的京華妹妹！

但她最終忍了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皇上剛送了她一件那樣珍貴的禮物，她不能和他兒子一般見識。只是她做不來見人說人話、見鬼說鬼話那套，便回了劉琰一個僵硬無比的微笑。

皇上送完禮沒再多留，「原先還想在母后這兒蹭個團圓飯，眼下瞧著保定侯路上辛苦，恐怕得休養些日子，我就不添亂了。等保定侯身子調養好了，我再設宴為母后和保定侯母子團聚慶賀，如何？」

許俊全程不知道他說的是誰，只呆呆坐著。

太后笑道：「好啊，等他調養好了，我也宴請皇上和各宮妃子，大夥同樂。」

皇上瞧出許俊敬畏自己，便沒和他多說，只囑咐齊王，「雙柳巷宅子恐怕一時不能住得舒適，要不讓保定侯先暫住在你那兒？」

「我也是這麼想的，已經打發人收拾院子。」齊王說著看向太后，「母后恐怕想留下京華吧？」

太后道：「這些待會兒再商議，皇上去忙，他們父女倆好安置。」

皇上點點頭，站起身，又回頭跟劉琰說：「你平日無事，多幫你五叔照應著保定侯。」

「琰兒每日還要上課讀書，怎能說無事？」太后插嘴，「無事的現有一個劉毅，用不著耽誤孩子功課。」

齊王笑道：「正是，琰兒也是個孩子，用不著他。我家王妃能幹得緊，大哥交到我這裡，連母后都不必多操心。」

皇上笑道：「好吧，那我便不操心了。」又特意說了一句不用許俊送，才告辭離去。